

秦漢宮庭故事

QIN HANGONGTINGGUSHI · SHANXILUYOUCHUBANSHE

中國·陝西旅遊出版社

秦漢宮庭故事

张来斌 韩养民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赞贤 李群宝

装帧设计：魏明道

扉页题字：杨赞贤

秦汉宫廷故事

韩养民 张来斌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彬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75印张 2插图 191千字

1987年2月出版 1987年2月西安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29,000

书号：10369·12 ISBN7—5418—0000—7/K·1 定价：1.70元

前 言

是个偶然的机，萌发了我们写《秦汉宫廷故事》一书的念头。

那是去年夏天，西北大学为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举办《中国文化学习班》，我们应邀讲授《中国古代城市史》，曾介绍了汉代宫廷生活片断，引起美国学员的极大兴趣。课后，许多学员建议我们将这些宫廷趣闻，撰写成一本通俗读物，介绍给美国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使他们从中得到一些有关汉代宫廷方面的历史知识。我们欣然应允。最近，他们还不时来信催问写作进展情况，期望早日出版。

美国学员的热望，对我们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它激励我们在工作之余，草成这本习作性小册子。

在撰写时，我们尽力把秦汉时期宫廷的生活风情、婚姻习俗、内部倾轧等整理出条贯来，使能从中窥视出这一时代的部分文化风貌。由于我们学力所限，完稿后，自觉这些目标远未达到，只是在宫廷文化大殿的长廊徘徊而已。每念及此，深感惶恐不安。今后当勉力奋进，以期升堂入室。

在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中，西北大学林牧、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张玉良、黄伟等同志，自始至终给予指导，大力支持。友人刘宝才、陈连康同志多有鼓励、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韩养民 张来斌

目 录

前言	1
一、奇货可居	1
二、雍宫之变	6
三、椎刺秦皇	10
四、沙丘政变	14
五、蒙恬之冤	20
六、屠戮骨肉	25
七、李斯父子	30
八、指鹿为马	36
九、子婴诛恶	42
十、亭长赴宴	48
十一、幸遇戚女	53
十二、定都关中	59
十三、拥簪迎门	65
十四、制定朝仪	69
十五、废立之议	73
十六、四皓赴宴	79
十七、吕后杀戚	85
十八、拜姐为母	90
十九、单于戏雉	95
二十、甥舅成婚	99
二一、诛吕安刘	103
二二、代王母子	110
二三、文帝之后	115
二四、周勃之冤	119
二五、邓通邀宠	125
二六、重婚皇后	131
二七、金屋藏娇	137

二八、武帝迎姐·····	142
二九、巧遇歌女·····	149
三〇、因祸得福·····	154
三一、滑稽之雄·····	158
三二、千金求赋·····	163
三三、公主嫁奴·····	168
三四、舅甥封侯·····	173
三五、倾城倾国·····	178
三六、董偃谒帝·····	184
三七、巫蛊之祸·····	189
三八、夜擒刺客·····	195
三九、钩弋夫人·····	200
四〇、六岁皇后·····	204
四一、假卫太子·····	209
四二、幼主识诈·····	212
四三、昌邑王贺·····	218
四四、许后之死·····	226
四五、王嫱出塞·····	231
四六、王莽篡权·····	236



一、奇货可居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就是秦始皇。提起秦始皇的来历，说来话长，得从他的父亲谈起。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当秦赵两国抗衡之时，有一秦国公子名叫异人，入质赵国^①。异人是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名柱）的庶子，由于母亲夏姬失宠，被秦昭王送到赵都邯郸作为人质。这时秦国多次攻赵，赵国待异人十分冷淡，致使异人在邯郸穷困潦倒，连一般王孙公子的排场也难以维持，终日寡言少语，闷闷不乐，度日如年。在极度苦闷中，异人整天在邯郸毫无目的地闲游。适有一大商人吕不韦，来到邯郸。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人，后在韩国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经商致富，家累千金。吕不韦见异人面容憔悴，愁眉不展，怜悯之情油然而生。询问来历，才知道是秦国的落难王孙，不由心里叹道：“此奇货可居也！”

吕不韦匆匆回到家中，与父亲商量。他问父亲：“耕田之利有几倍？”

他父亲回答：“十倍。”

又问：“经营珠玉之利有几倍？”

“百倍。”

再问：“倘若立一国之主可以赢几倍利？”

“无数。”

吕不韦高兴地说：“努力耕田尚不得温饱，今建国立君，恩

泽可以永传后世，我愿立一国君！”

说完，辞别父亲，再往邯郸。

第二天，吕不韦专程去拜访异人，一见异人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

“你还是光大自己的门庭吧，怎么能光大我的呢？”异人听到这样突如其来的言谈，不由得笑着说道。

吕不韦回答说：“你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等你来光大。”

异人入质异地，举目无亲，门庭冷落，遍地蒿草。归国的希望渺茫，继承王位的可能性根本没有，只有客死他乡了。正在这时，意外地遇到吕不韦，正是天涯逢知己，格外高兴。他见吕不韦谈笑风生，豁达大度，确非一般商人可比，不由十分钦佩。从此往来日密，情好日深，把数年的苦衷，平生的愿望，一一倾吐了出来。

吕不韦说：“昭王年老，安国君已立为太子。听说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没有生育的希望。你久质赵国，一旦昭王去逝，安国君即位，你的二十多个异母兄弟必然争立太子。”

异人说：“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吕不韦说：“你如今处境困难。为公子着想，必须先送珍宝给太子，取悦于华阳夫人，同时广交宾客。我家虽贫，愿以千金为公子西游，替你买通太子和夫人，立公子为嗣子。”

异人见吕不韦愿慷慨相助，感激涕零，立即顿首谢恩，说：“如君所言，若能取得秦国王位，他日当与君平分秦国。”

吕不韦扶起异人，取出五百金送给他。不久，自己带了五百金，赴秦国去了。

吕不韦沿途购买奇物玩好，携带入关，找到了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便说道：“你已大祸临头，难道还毫无觉察吗？”

阳泉君大惊失色，迫不及待地问道：“此话怎讲？”

吕不韦不慌不忙地说：“你一家身居高位，珍宝无数，骏马

满厖，美女充后庭，这都是华阳夫人受宠得来的。如今夫人无子，将来一旦安国君去逝，长子子傒即位，恐怕你们的地位和性命都会岌岌可危！”

阳泉君一听，也为姐姐和全家的前途担忧，急忙向吕不韦请教良法。吕不韦便说：“异人在赵为人质，邯郸人皆称颂王子贤能。如今异人日夜思念太子和华阳夫人，愿归国为夫人之子。华阳夫人若能将他认为己子，设法立为适子，将来继承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永保权势，岂不一举两全？”

吕不韦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阳泉君。阳泉君携带吕不韦送的珍宝，入宫见了姐姐，献上珍宝，说道：“姐姐现在是得意极了，但可曾想到色衰爱弛的一天？到时有谁可依靠！就算太子爱你到老，但他百岁之后，长子子傒继王位，他母亲一旦扬眉吐气，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时则后悔莫及。今异人虽质赵国，但对你的孝顺，有目共睹，人人称颂。何不趁如今在太子跟前还能够说话的时候，把他立为嗣子，将来他感恩图报，还不是同自己亲生儿子一般，那时你也终身有了依靠，我们全家的富贵亦可保全了。”

这一席话，说得华阳夫人如梦初醒，非常感激。当天，趁安国君闲暇时，从容地说道：“异人在赵，来往客人无不称赞。今妾承蒙公子宠爱，选入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异人立为适子，以托妾身。请公子许诺。”言罢，泪下如雨，泣不成声。

安国君溺爱华阳夫人，已成癖性，忽见夫人皱眉泪眼，自然心动。当即刻下玉符，立异人为嗣。后来，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知此事全由吕不韦替他们筹谋划策，十分高兴，便命不韦为异人师傅，并厚赠异人。

吕不韦得知喜讯，感激、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从此与异人的交情日渐加深。异人由此也名扬诸侯，声誉日盛。

吕不韦初步成功，不免用美人醇酒来庆祝一番。邯郸在战国时以多美女著称，不韦的爱妾尤为邯郸美女之上选，生得袅娜娉

婷，并且妙擅歌舞。

一次，不韦与异人对饮，酒过三巡，不韦让爱姬出来劝酒，赵姬风摆杨柳似地走进客厅，招待异人。异人一见赵姬花容月貌，禁不住目眩神迷，一时六神无主。赵姬被他看得心头乱跳，一双凤眼也斜斜地瞟过去，见那公子一双明目尽盯着自己，不由得脸一红，把头低了下来。赵姬这副神情更显得妩媚多姿，楚楚动人，惹得异人心痒难熬，情不自禁地去牵动翠袖。正在这时，忽听得“啪”的一声，只见不韦怒斥道：“你，你色胆包天，竟敢调戏我的爱姬！”

异人慌忙回头一看，见不韦圆睁两眼，怒不可遏，顿时吓得魂飞天外，两条腿瑟瑟发抖，连忙跪下叩头求饶。

不韦气得七窍生烟，但转眼一想，将来利益全系此一人，只好缓声说道：“我与公子相识数年，你不应如此行事，就是爱我美人，也可直言，何必鬼鬼祟祟，作此丑事呢？”

异人听了这话，厚着脸皮，向不韦再次叩头说：“果蒙见惠，感恩不尽，以后若得富贵，誓必图报。”

不韦只好忍痛割爱，将爱姬送给异人。赵姬既归异人，异人视如掌上明珠，形影不离。不到一年（即公元前259年）生下一子，即是后来的秦始皇，因正月初一生于赵国，取名正（或作政）姓赵，也叫赵政。司马迁写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也曾记述赵姬怀孕后再嫁子楚，十二月后生赵正。赵正的生父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

过了三年，秦、赵失和，秦派王齕围邯郸，赵国想杀异人。不韦闻讯急忙用金六百斤贿赂守吏，把异人放走，逃赴秦军。异人妻子由不韦匿至娘家，母子才得幸免。

不久，魏兵救赵，秦军西撤，异人安然返国。不韦对他说道：“华阳夫人本是楚女，你拜见夫人时，要穿楚服，以博得夫人欢心。”

042371

时异人对不韦，言听计从，立即改穿楚服，入见华阳夫人。夫人一见异人穿着楚衣，果然十分高兴，便说：“我本是楚人，你能曲体我心，便当养你为子，你愿改名为子楚么？”异人喜出望外，当即许诺。从此异人改名为子楚。

子楚归国后，侍奉太子和华阳夫人格外殷勤，天天入宫问安，致敬尽礼，不敢疏忽。由于华阳夫人喜得孝子，便与安国君再申前约，要立异人（子楚）为太子。

转眼间又过了六年，秦昭王病逝，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并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闻讯，将子楚夫人及儿子嬴政，送入咸阳。

时年孝文王已经五十三岁了，服丧才毕，升殿理事，仅三日，便即病逝。太子子楚安然继统，是为庄襄王。报望践约的期限，居然如愿以偿。当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立赵姬为王后，儿子政为太子。以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后改封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的政治航程从此就一帆风顺了。

光阴荏苒，一晃又是三年。秦庄襄王子楚，正年富力强，总道来日方长，好与赵王后白头偕老，毕世同欢。谁料好景不长，不久却病入膏肓，呜呼哀哉。时年才三十有六，儿子嬴政，仅十三岁，继承王位，尊母为王太后。嬴政年幼，不能亲自执政，国家政务俱委托给吕不韦，并尊他为“仲父”。这时，吕不韦有家僮（奴）万人，实际上成了执掌秦国内外大权的太上皇。

①春秋、战国时，两国为了表示信任，互派国王之子或亲属或贵臣，居留对方国内，叫做“人质”。异人是秦公子入质于赵国。

二、雍宫之变

吕不韦从一个大商人，一跃为秦国的相国，权势显赫，出入宫庭，时常与秦王母子见面叙谈。只是那位昔日的爱姬，如今的王太后，年纪仅三十余岁，忽遭大难，竟作了孀妹。她本是送旧迎新的歌女，怎禁得深宫寂寞，孤帐沉沉？空守了好几个月，有些忍耐不住。好在吕不韦是从前的丈夫，乐得重申前盟，再续旧欢。不韦也乐得从命，便同她暗地往来，与夫妻相似。幸好宫娥彩女，都是太后心腹，遇见此事，也都守口如瓶。秦王政年幼，岂能识破机关？

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年复一年，眼看着秦王年纪渐长，不韦也日益力不从心。偏那太后精力充沛、意兴未衰，不时地宣召不韦入宫陪伴。不韦此时一则年老体衰，二则恐秦王识破内幕，因此终日忧心忡忡，心如乱麻。后来绞尽脑汁，才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

凑巧，有个浪子嫪毐，一贯无行。不韦闻知，立即召为舍人，然后向太后推荐，太后果然高兴。两下预谋，由不韦令人告奸，诬嫪毐有罪，应处宫刑；然后买通刑官，只将嫪毐拔去须眉，冒充宦官，入侍太后。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太后居然怀孕了。她做贼心虚，恐宫人传播出去，被人耻笑。

时值夏太后病逝，嫪毐与太后设法，想出一条妙计，买通仆人，言称咸阳宫中不利太后，应该迁居别处，以避大祸。秦

王政不知有假，便开口道：“既如此，母后可迁住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宫。”

过了残年，太后迁居雍宫，遂日与嫪毐寻欢作乐，毫无顾忌。不久，竟生两男，藏匿宫中。嫪毐日益得宠，凡宫室、车马、衣服、苑囿等，皆归嫪毐主持；赏赐的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又封为长信侯，食邑山阳，不久加封太原郡，有家僮数千人，无聊的说客，如蚁附膻，甘愿作他的舍人者，竟达千余人之多。甚至国家政事也由嫪毐裁决，权势与吕不韦不相上下。

嫪毐权势日盛，野心愈大，欲篡王位。一天，太后与嫪毐私下密商：

“我儿将来长大成人，如何是好？”嫪毐问道。

“待秦王百年后，立为嗣王。”太后脱口而出。

“那就全靠太后，保全我父子了。”嫪毐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手舞足蹈起来。

两人订了密约，异常快活。

时光如行云流水，到了秦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已经过了二十二岁。按照秦国惯例，这一年，要在雍城薪年宫给秦王举行加冕礼，之后秦王开始亲政。

这一年四月，满朝文武云集雍城，参加盛典。雍城内外车水马龙，格外热闹。

一天，嫪毐与秦王侍臣博弈消闲，两人对坐弈棋，负者饮酒。时朝廷官吏、宫人也在一旁助威。彼此赛了几次，常常是嫪毐败下阵来。嫪毐稍稍有些醉意，官吏们便嘲弄嫪毐。嫪毐偶受讥刺已带三分懊恼，要与秦王侍从、官吏再战一盘，决一雌雄。

那个侍从官吏更不示弱，当即应战。不料嫪毐误走一步，眼看着全局将输。嫪毐岂肯罢休，定要将这一步错棋，翻悔过来，官吏那里肯依？你一言，我一语，就争吵起来。嫪毐勃然大怒道：“我乃当今皇上假父，竖子竟敢与我斗口？你难道有眼无珠，不

识高下么？”

“啊！”

一旁助战的官吏们听了这话，个个吓得瞠目结舌，六神无主，连那个对弈的贵官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嫪毐见众人一哄而散，方想起酒后失言，吓得灵魂出窍，面无人色。他知道闯下了大祸，秦王不会轻饶。但自己怎肯束手待毙！想来想去，他把牙一咬，暗想，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立即矫用秦王、太后玉玺，下令调遣吏卒、卫兵、官骑、舍人攻蕲年宫。

且说那观棋助战的官吏，也有秦王的心腹，听了宫内秘事，一阵风似地回宫禀报秦王。

秦王正在批阅奏折，忽见闯进一个侍从来，正想呵斥，发觉侍从脸上异常急迫的神情，便问：“出了什么事？”

侍从将嫪毐的秽语，一一禀告。

秦王政血气方刚，听到这种丑事，不禁羞忿异常，无限的仇恨，全部集中到了嫪毐身上，恨不得把嫪毐碎尸万段；立即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逮捕嫪毐。

两军相遇，一时真假难辨。昌平君，昌文君拿出秦王玉玺，言明嫪毐罪状，下令道：“斩敌有功者拜爵！”

官军闻令人人振奋，个个争先，一当十，十当百，呼杀之声震天动地。

乱军见真相大白，早已军心涣散，又见官军骁勇，立即四散逃奔，嫪毐见势不妙，率领数十死党抱头窜去。

秦王听到嫪毐畏罪潜逃，下令全国：“活擒嫪毐来献者，赐钱百万；携首来献者，赏钱五十万。”

百姓早已闻说嫪毐专权，恨之入骨，听说秦王悬赏缉拿，踊跃追捕。这一年九月，百姓擒住淫贼及死党卫尉竭、内史肆、佐弋（少府属官）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余人，献入秦宫。

秦王下令将嫪毐五马分尸，并将毐父族、母族、妻族及死党一并尽诛。他的舍人，重者斩首，轻者判刑三年，夺爵迁往蜀地者达四千余家。

杀了嫪毐，秦王想起母后丑事，怒气未消，下令将士入械阳宫，搜得太后私生子二人，也一刀两断了事。之后，又将太后驱至黄阳宫，派官吏监督，不准自由出入。

嫪毐之事，株连了吕不韦。第二年十月，秦王将他免职，勒令返回河南洛阳封地。

吕不韦既回河南，一住年余，山东各国，纷纷遣使问安，使者相望于道。秦王得知，恐其有变，写信给吕不韦。信中写道：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今可率领家属，速徙蜀中，毋得逗留！”

不韦得书，看不到几行，勃然变色。及至看完，嘴唇发白，手在打颤。自言自语道：“完了，完了。”遂泪如雨下，饮毒酒自杀。

秦王政镇压了嫪毐、吕不韦，亲揽大权，准备翦灭六国，统一华夏。

三、椎刺秦皇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翦灭群雄，一统天下，四海独尊。

此时，秦始皇踌躇满志，自以为功盖千秋，令天下宴饮，举国同庆。

当众人还醉意未醒时，他又突然宣布：没收民间一切兵器，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十二个“金人”，放在咸阳宫里。接着又把全国十二万户豪富，迁居咸阳，置于中央监视之下。没有兵器，又没有钱财，百姓岂能作乱？秦始皇以为从此江山可以传之万世，以至无穷了。

秦始皇在高兴之余，常常外出巡游，祭祀名山大川，立石刻词，树碑立传，宣扬“皇威”。

公元 218 年春天，秦始皇想起前两次巡行，至陇西、北地，登泰山，过湘江，览胜探奇，不由得心花怒放，游兴大发。于是下令再次东巡。

君令如山倒。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这次东巡的阵容严整，仪仗比前次还要整备，侍从武士，比前次加倍。旒旌丹旗，在前引导，龙盾凤矛，两厢簇拥；斧钺似林，车马掀尘，鼓角喧天，军行整齐。秦始皇就在这样的森严戒备、前呼后拥中离开了都城咸阳，向东进发，开始了二次东巡。

一路上，旌旗蔽日，甲乘如云，一排排卫队雁行而过，一队队仪仗鱼贯而行，簇拥着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威武之极。

驰道旁的青松，郁郁青青，随着微风摆动，好似在列队欢迎这支浩大的队伍。

秦始皇看着这春日的美景，更觉心旷神怡，兴奋异常。

过了数日，秦始皇来到阳武县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境）。这里既没有崇山峻岭，也没有曲径深林，除了宽畅的驰道，只见一望无际的平川。侍从官自思，远近行人早已避开，皇帝安全无虞，便令御手缓缓前行。

“哗喇喇！”

忽听一声怪响，空中飞来一个大铁椎，从秦始皇车旁一擦而过，正中副车。所谓副车，就是属车的别称，随御驾后行，无人乘坐，所以尚未伤人，仅将副车车轼击断。

秦始皇听见巨响，脸色顿时大变，“马鞍鼻”塌陷，眼球突出，呆如木人。所有侍从，个个如惊弓之鸟，生怕皇帝怪下罪来，急忙拥至车前问安。一时间哗噪起来。秦始皇定了定神，喝住哗声，急令搜捕。

武士闻令而动，只搜得铁椎一个，上前呈报。秦始皇不瞧犹可，一瞧勃然变色，气急败坏地问道：“凶手呢？”

“已逃得不知去向。”侍从官俯首回答。

“想是尔等护朕，凶手趁机溜脱。一定逃去不远，定要捉拿归案，碎尸万段！”秦始皇怒吼道。

“陛下息怒。我等尽力擒贼，必以严惩。”侍从官道。

武士四处查缉，依旧不见凶手的踪影。无奈只得向秦始皇报告：“凶手已逃之夭夭。”

秦始皇余怒未消，又下令道：“传令郡县官吏大索十日，务期捉拿凶手，不得有误！”

“是。”侍从官不敢怠慢，飞身上马，扬鞭而去。

各地官吏接到命令，便立即出动，如狼似虎，四处搜查，搅得家家不宁，人人不安。